

ENGESI WEN YI



SI XIANG LUN

孙铭有◎著

恩格斯文艺思想论



下

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恩格斯关于文艺的本质、特征、作用、基本规律和无产阶级文艺的特殊规律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组成部分。

大众文艺出版社

恩格斯文艺思想论

孙铭有 编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七章 民间文学论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他在给《格雷培兄弟的信》（1838年9月17~18日）中说，在科伦“给我买几本民间故事书。《西格夫里德》、《厄仑史皮格尔》、《叶莲纳》，我已有了；我最需要的是：《奥克塔维安》、《施里德布格尔》（莱比锡的节本）、《海蒙的儿子们》、《浮士德博士》等等带插图的作品；如果碰到带有神秘意味的东西，也把它买下，尤其是《西维莱的预言》”。^①他后来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一文中，就评介了20篇德国民间文学作品；在其他论著中还提到古希腊神话、史诗，英国、古丹麦、爱尔兰民歌，日耳曼英雄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还亲自将古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英国民歌《勃莱伊牧师》翻译成德文；他所写作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复活的奥德赛》、悲剧《刀枪不入的西格夫里德》，也是分别从古希腊史诗和德国民间故事中选取的题材。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涉猎的民间文学作品是多么广泛和丰富！为他的民间文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写作发表了《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西格夫里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264页。

的故乡》、《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等论文，还在其他论著和许多书信中，论述了民间文学，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民间文学理论遗产。然而，至今还未引起我国文艺理论界的足够重视。60年代初，江绍原、马昌仪曾发表过3篇有关论文，此外再未见到有关研究论著问世。今天我们研究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对我国民间文学的繁荣发展和研究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民间歌手是民间文学 的创造者和保存者

过去，一般都把民间文学的含义定为，与作家书面文学相区别的劳动人民口头文学创作，亦称“人民口头创作”或“口头文学”。这就是说民间文学都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而没有具体作者。民间文学的研究论著也只是论述其特点、发展规律和影响，很少提到作者问题。那么，民间文学究竟有没有具体的作者？他应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一文中，论述和回答了这些问题。

首先，恩格斯认为民间歌手是民间文学的创造者。他说，爱尔兰民间歌曲“一部分产生于古代，另一部分产生于近三、四百年间，其中有许多仅仅产生于上世纪；特别有许多歌曲是最后一批爱尔兰弹唱诗人中的卡洛兰（1670～1738年）在当时创作的。这些弹唱诗人或竖琴弹奏者——同时是诗人、音乐家和歌手——以前为数很多，每个爱尔兰首领在他的城堡里都有自己的弹唱诗人。”^① 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爱尔兰民间

^① 《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第53页。

歌曲的作者是像卡洛兰那样的弹唱诗人，或竖琴弹奏者，而且往往一身兼三职：诗人、音乐家和歌手。这里虽然论述的是爱尔兰民间歌曲，但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再从“古代”、“近三、四百年间”、“上世纪”三个时间段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民间文学是没有作者的，他是与作家文学同时产生的。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还交织在一起，还没有专门的作家艺术家，当然那时的神话史诗就不可能有专门的作者了。如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大多是公元前11~8世纪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是原始人类“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离，作家文学出现之后，相当多的民间文学作品仍然还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这是因为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物质生产资料，也垄断了精神生产资料，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只能靠口头编讲自己的歌谣和故事，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诉说自己的哀怨和苦愁、愤懑和抗议，口口相传，自乐自娱。但是一些稍有文化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弹唱诗人也已经出现了。他们就是民间文学的作者，是与文人作家同时出现的。可是在我国文学史上，从《诗经》中的“国风”、楚辞、汉乐府诗，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民歌和讲唱文学，都很少提到它们的作者。究其原因：一是民间文学的特点决定的。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和变异性等特点，决定其作品的大多数是由一个人口头创作之后，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经过无数群众的增删、加工、逐渐形成优秀的艺术作品，引起文人的重视，整理编纂成文成书，留传下来。这样的民间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文学作品是很难考证它的第一作者的。二是过去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文人、学者和乐府官员的唯心史观所造成的。由于阶级、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劳动人民及其创作缺乏正确的认识。封建士大夫阶层有人把劳动人民诬为“贱民”、“群氓”，把民间文学看作是“令人喷饭”、“离经叛道”的东西；19世纪尼采也说：“今天人们把天才的花冠放在群众的秃头上，这对于丑陋的不懂哲学的群众来说，真是从来没有过的阿谀。”这些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承认人民群众有天才，以鄙视的态度用恶言恶语辱骂人民群众。人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他们搜集、研究民间文学，除了一些进步的文人、学者之外，有的为了体察民情，以便巩固反动统治；有的为猎奇、点缀自己的创作，甚至把人民的创作据为己有。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关心、探讨、考证民间文学的作者问题。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在1869年9月，在妻子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的陪同下，到爱尔兰旅行期间，经过实地考察、研究，明确提出和论述了爱尔兰民间歌曲的作者问题。

其次，恩格斯不仅认为民间歌手是民间文学的创造者，而且充分肯定其卓越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恩格斯指出，他们是“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他们“通过人民的不朽的记忆，保存了歌颂芬·马克·夸尔（玛克费生在自己的完全以这些爱尔兰歌谣作基础的《奥辛》中，把这个人从爱尔兰那里剽窃过来，换上芬加尔的名字变成了苏格兰人）的胜利，歌颂古代塔尔王宫的豪华、歌颂国王白利安·鲍露亚的英雄功勋的古老的歌谣，保存了歌颂爱尔兰首领 Sasserach（英格兰人）的鏖战的较晚的歌谣；他们在自己的歌谣中也颂扬了当代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的功勋。”到17世纪，随着爱尔兰被伊丽莎白等掠为殖民地，“流浪歌手们也像

天主教的神甫们一样遭到了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渐绝迹了。”但是“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然而未被征服的人民留下的最优秀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①他们在爱尔兰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应占有自己的地位。然而过去文学史上几乎没有给民间文学的作者写过一笔，这是很不公平的。只有在我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对民间诗人王老九的新诗、盲诗人韩起祥的说唱诗、蒙古族琶杰和毛依罕的作品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从上述不难看出，过去对民间文学含义的界定是不能概括其全部情况的。民间文学没有作者的观念是不完全符合民间文学创作实际的，只能说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的第一作者是难以考证的，可是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有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有作者的；在社会主义时代，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新的民间文学作品大多数是有作者的，这是民间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因此，在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学时，应当重视对其作者的考证，并给以科学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

二、民间文学的使命

民间文学的使命，即审美教育作用。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民间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文学对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审美愉悦和教育作用

① 《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第53页

过去有人认为民间故事是“瞎话”，是一些穷棒子“闲唠”的，“正经人都讲圣人贤人的书，也讲《三国》、讲《红楼梦》，谁听那个！”^①这虽出于一位老太太之口，但它却是封建地主阶级观点的反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批评过，当时延安有的文艺工作者“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恩格斯早在青年时期所写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一文中，就生动地评论过民间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他写道：“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脊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②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民间故事书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伴侣，具有一定的审美愉悦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能够启发他们认识自己的地位、力量和权利、鼓舞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实现自己自由幸福的理想而斗争，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同地主资产阶级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① 转引自《民间文学》1961年，第12期，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1页。

(二) 民间文学能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总是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深刻地分析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的。他在《西格夫里德的故乡》一文中，在分析德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中主人公西格夫里德这个英雄形象的现实意义时说，他是“德国青年的代表”，他“对丰功伟绩的渴望”，“对传统的反抗”精神，正是德国青年应有的品质。号召德国青年向西格夫里德学习，要“始终厌恶那永无休止的动摇，厌恶在新事业面前的市侩性的恐怖”和“忘记重重顾虑”，克服“庸俗作风和冷淡主义”，积极投入德国革命运动。用宝剑消灭市侩们设置的种种“巨龙和巨人”，“冲入广阔的自由世界里去”。当时德国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急切地呼唤着西格夫里德精神，而德国青年却由于监狱似的学校教育的毒害和社会上反动警察的管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庸俗作风和冷淡主义”等落后习气。恩格斯就是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分析西格夫里德传说的深刻意义，希望德国青年能以西格夫里德那种“对传统的反抗”精神取代落后习气，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建立“英雄的丰功伟绩”。

恩格斯在写《西格夫里德的故乡》一文时，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所讲的革命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当他同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便将民间文学的研究同无产阶级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揭露剥削阶级的罪恶，激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投入消灭私有制的伟大斗争。他在1865年发现了一首古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立即把它由丹麦语翻译成德文，发表在同年2月5日第18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工人联盟机关报）上。这首民歌说的是贵族地主提德曼老爷，“他高傲地到南吉尔郡

去开会，/一句话也不多说，就向农民征收新的赋税：/每一把犁要缴纳稗麦7斗。”/“每4条猪要交出肥猪一口。”“但是一个老人突然大发雷霆：/‘我们不能把东西给任何人；/除非向我们偿清了这笔赋税。’”/“‘南吉尔郡人，要紧紧地包围起来，/不让提德曼这家伙活着跑开!’”“老人当面给了他一拳头，/提德曼老爷——一下子跌了一个跟斗。/他躺在那里，提德曼老爷，血流满地。”“可是犁耙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猪也自由地到森林里寻吃东西。/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①恩格斯对这首民歌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给卡尔·西倍尔的信中说：“这是一支我所知道的最生动的民歌。”^②在给赫·施留贴尔的信中说，它是“绝妙的古丹麦民歌”^③。恩格斯为什么对这首民歌倾注了如此高的热情，给予那样高的评价呢？我们从他在1865年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和有关注释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他在信中介绍了他翻译并送给报社发表的情况后说：“提德曼是在民众会上被一个老人打死的，因为他向农民征收新的赋税。这是革命的，而不是犯罪的。首先，这是反封建贵族的，而报纸就绝对应该反对这些贵族。”在翻译发表时，“他在注释中着重指出德国工人必须同容克制度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④由此可见，恩格斯首先着眼于这首民歌的现实意义。一个老人在民众会上打死贵族老爷，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可以激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鼓舞斗志。它是革命人民的教科书。再如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399~440页。

② 同上，第4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46页。

④ 同上，注释308条。

一文中说,“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你们要把所有德意志君主一齐杀死!”这段副歌“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词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① 还说关于市长捷锡、关于费雪尔林男爵夫人的“两支最好的政治民歌”,“现在还可以把那些老人煽动起来”。^② 这些都充分地肯定了民间文学在革命中的战斗作用。

(三) 民间文学能够揭示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悲惨命运的根源

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一文中,分析爱尔兰歌曲艺术特点的同时,还指出内容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这种“深沉的忧郁”,正是对爱尔兰民族多少世纪以来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及其在侵略者统治下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情绪的概括。这种“深沉的忧郁”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接着分析说:“当统治者们发明愈来愈新、愈来愈现代化的压迫手段,难道这个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这一切都是由于英国出身的大地主追求利润和强行勒索而造成的。”这就是爱尔兰民族乃至一切被压迫民族悲惨命运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对于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激发自己解放自己的反抗精神,对于研究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的民间文学,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① 同上,第458~459页。

② 同上,第458页。

(四) 民间文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珍贵资料

恩格斯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历史手稿》中说：“这些年鉴大部分都是爱尔兰的神话的前史叙述起的；它们的基础是曾被9世纪和10世纪的诗人们大大地渲染过，后来被修道士编写史家按年代顺序加以整理过的古代民间传说。”^①他还通过爱尔兰民间歌曲以及《英格林加的传说》、《尼亚尔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具体详尽地分析了英格兰和爱尔兰民族历史、经济、文化、宗教、艺术发展的状况，并评论了历代有关论著的真伪是非问题。恩格斯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古希腊荷马史诗，作为研究私有制产生的重要资料。他说：“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充分繁荣，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②在分析氏族社会的产生（每个部落包括3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30个氏族）、发展、消亡，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等历史发展的状况及其原因时，都引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描述的生活现象加以证实。此外，还引用其他传说来研究古代婚姻制度。如在谈到古代兄弟与姊妹之间是否可以婚配时说：“《艾革斯德列克》（收在最古老的《埃达》中的一个传说）倒可以说明：在挪威诸神的传说发生的时代，兄弟和姊妹间的结婚，至少在诸神之间的结婚，还未引起丝毫的愤慨。”^③正如郭沫若所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史料”，“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④郭沫若的见解和恩格斯的民间文学思想是相通的。各民族的神话史诗等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79～80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78页。

④ 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

间文学作品形象地反映了人类童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再现了原始人类生活最本质的面貌。恩格斯在运用民间文学进行历史科学研究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必然会越来越广泛地引起美学、哲学、法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重视，从各自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民间文学展开深入的研究，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使命，即审美教育作用的论述是全面的、深刻的、科学的，给民间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它同纯文学、俗文学同等重要，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三兄弟，都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任何轻视民间文学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

三、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论

恩格斯不仅对民间文学的作者和使命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如何研究民间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论。其内容也是博大精深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民间文学

这是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一文中，提出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根本标准。他在这篇文章中评论 20 多部民间故事书的好坏是非时，首先看它们对人民是否有利，是赞扬、同情人民，还是歪曲、诬蔑人民。然后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或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盖诺维法》和《希尔良达》彼此过于雷同。但是看在上帝面上，这与现在的德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人民扮演格利泽里达和盖诺维法（民间故事中受苦受难的妇女形象——引者）的角色已经够长久了；现在让人

民扮演一次西格夫里德和莱纳尔德（民间故事中主人公英雄人物——引者）的角色吧；但是极口称赞那些鼓吹对人恭顺的陈旧故事，难道能教会人民这一点吗？”他还说：“现在我来谈谈德国人民所创造的，而且在创造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两部传说，它们都属于所有民族的民间诗歌的最深刻的创作。我所指的就是关于浮士德和终生流浪的人的传说。”然而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一些文人歪曲得不成样子。“浮士德被看作是一个普通的魔术师，而阿加斯菲尔被看作是继加略人犹太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恶棍。但是，难道不能为德国人民救出这两个传说，恢复它们原来的纯洁性，十分鲜明地表现出它们的本质，使受教育不多的人们也能了解它们的深刻意义吗？”“至于其余的一些民间故事书，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彭图斯、菲拉布拉斯等等的故事早已被人们忘记了，所以不再配有这样的称呼。”如果不从诗的利益的观点而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的话，这种文学多么不能令人满意。它需要在严格选择下加以改编，而且完全应该摆脱陈旧的词句，加上很好的装帧，这样是可以在人民中间传播的。”^①从上述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恩格斯对待人民是多么情真意切！当时还作为一位工厂主家庭出身的19岁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能有这样的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他研究民间文学的根本标准，也是他关于文学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即文学要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方向问题最早的论述。为后来的列宁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提出对待文艺遗产的根本标准，即看古代文学“对待人民的态度”和“在历史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7、411页。

有无进步意义”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我们整理研究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由于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即使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作品——民间文学，也难免不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熏染；还由于在搜集整理过程中，渗透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偏见。因此，旧时代的民间文学也同一切文学遗产一样，是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的。总的来看，虽然绝大多数的民间文学作品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理想，甚至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其中也有某些落后的成分，甚至是封建性的糟粕，如宣扬封建主义的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以及色情和庸俗情趣等。我们就是要根据恩格斯关于“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的根本标准，正确区分民间文学遗产中的进步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给予科学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民间文学的发展走上正确的轨道。

（二）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文学

比较文学是当代文艺学研究方法。是 19 世纪中期兴起的新学科。近年来，也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的热门学科。然而，早在 1839 年恩格斯就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文学了。他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运用多种比较方法对德国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科学评价。首先，在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比较中，道出它们各自的长短。他说“在日耳曼语系的故事和拉丁语系的故事之间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日耳曼语系的故事是真正的民间传说，它们把积极行动的男子放在首要地位；拉丁语系的故事所突出的是女人——或者就是受苦受难的人（格诺维法），也就是谈情说爱的人，因而对于热情也是消极的。只有《海蒙的儿子们》和《佛图纳特》是例外，两者

都是拉丁语系的传说，但也是民间传说。至于《奥克塔维安》、《麦柳辛纳》等等则是宫廷诗的产物，只是后来由于改编成散文才传播到民间。”^① 其次，在同一民族不同的民间文学作品比较中进行评价。他说：“关于格诺维法、格利泽里达和希尔良达的故事，三本拉丁语系的书。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妇女，而且是受苦受难的妇女；同时它们还以富于诗意的方式来表明中世纪同宗教的关系；只是《格诺维法》和《希尔良达》彼此过于雷同。”“当然通过格利泽里达的形象可以很好地想到德国人民，而通过封疆诸侯瓦里特尔的形象可以很好地想象到封建领主，可是在这种场合下喜剧应该有一个与民间故事书完全不同的结局，恐怕两方面都会反对这样一种比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② 再次，在同一题材作品的比较中评论民间文学作品。例如《马盖洛娜》、《麦柳辛纳》和《特里斯坦》，都是歌颂爱情的民间文学作品。恩格斯评论说：“作为民间故事书，我最喜欢《马盖洛娜》；《麦柳辛纳》充满了荒谬的怪诞事情和无稽的夸张手法，因而可以从其中看到堂·吉珂德式的想入非非……”。最后，在不同版本的比较中研究民间文学遗产。在评论《天下无敌的西格夫里德的故事》时，就是用科伦版本同士瓦版本和马尔巴赫改写本比较中，指出：“我很喜爱这本书，这是很能令人满意的故事，充满了美妙的诗。这些诗时而带有极大的纯朴性，时而带有绝妙的幽默感。”只要消灭掉印刷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手边的科伦版本里是特别多的，把标点符号改正，那么士瓦本和马尔巴赫的改写本在这种真正人民的文体的范例面前就会黯然失色……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3页。

② 同上，第405页。

在民间故事书里我很少见到这样一本书。”^① 恩格斯所运用的这些比较方法，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整理、研究民间文学，特别是分析评价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价值以及对民间传说真伪确定的科学方法。

（三）反对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不必要的增补”

这是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重要原则。恩格斯在评论民间故事书《狮子公爵亨利希》时说：“可惜我没有得到这本书的旧版本。看来，在艾因倍克印行的新版本已经完全排挤掉了旧版本。”在结尾作了很大改动”。“因此，由于出版者所作的种种不必要的增补，便使那作为民间故事书的基础的传说本身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说本身是精彩的，其余的东西都不使人感到兴趣——士瓦本派觉得布朗士维克家的故事有什么意思呢？已经有了民间故事书的简洁文体，又去写冗长的现代叙事诗有什么意思呢？”^②

这里所谓“不必要的增补”，就是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中，一定要作到忠实记录，力求保持原貌，不得篡改和伪造。即不能根据自己对今天生活的认识，自己的美学趣味，现代艺术形式，对民间文学作品随意进行修改，否则就会使那作为民间文学作品基础的“传说本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作品便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或者是根据民间文学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了。恩格斯对这种作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当然，恩格斯在这里并非主张对民间文学作品“一字不动”，只是反对“不必要的增补”，并没有否定“必要的增补”。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把传说的古代语言恢复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4页。

② 同上，第405页。